张维为：探索中国新型民主（上）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9-22[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3532&idx=1&sn=3e4c42e1ce02721ef8e28f65fff7f7f7&chksm=8bb0666dbcc7ef7b4d9d03162dc70a39c38ea7409720b2ff6d52de0b5505f507707afc9b5b84&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1)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的人民民主称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究竟该如何实现？

今天我们想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中国人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和实践。大家可能看过一个报道，一位美国的女子在上地铁的时候一不当心，她的腿被卡在地铁列车和站台缝隙间，瞬间鲜血直流。她忍受巨大的痛苦，同时她又哭着恳求路人，千万不要叫救护车。她说那要花费3000美元，我付不起。国内有很多人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有一位旅美的华人有感于此，他发了一个帖子，比较中美两国的医疗，他这个口气带着一点调侃，他说我曾经认为，在美国自己每个月都支付上千美元的医疗保险，那么有病就可以直接上医院了；如果需要做个化验，化验结果20分钟左右可以拿到了；到医院走几步就可以拿上药；万一心肌梗塞叫辆救护车，自己是不会破产的；半夜吊盐水是不用付过夜费的；自己生了孩子的话，至少可以在医院住个两天吧！他接着说，如果你敢这么认为的话，恭喜你，因为你可能生活在一个可以满足上述要求的国家，它叫中国，不是美国。

这个帖子实际上还是只涉及在美国买了医疗保险的人，美国还有很多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200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想推出他的医改方案，当时美国有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也就是美国人口的1/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那么绝大部分都属于美国的工薪阶层，这个使美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它是西方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

如果我们追溯美国的历史，实际上从老罗斯福总统就是我们的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左右的时候，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说我们希望实现普遍的医保。然后二次大战的时候，小罗斯福总统又提出来，后来肯尼迪总统、卡特总统、克林顿总统等等，都提过希望办成这桩事情，但最后没有一个成功的。到奥巴马执政的时候，他下了个决心，他说要在美国实现全民医保，而且这应该是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政绩，所以他推出了医改方案。但特朗普一上台又把这个方案给废除了。那么也可以说百年的美国梦，迄今还是圆不了。这不禁使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位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他的行为触犯了众神，众生就罚他把一块巨大的石头巨石推上山顶，那石头太重了，他每每还未把石头推到山顶的时候，石头又滚下山去了。然后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再一次的尝试。

反观中国，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建立全民医保，这个过程当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是2003年时候一场“非典”袭来，暴露我们自己国家的卫生医疗体系方面太多的短板。后来中央就下决心要加大政府的卫生投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到2006年，中央就全面启动了一个叫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建立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到2011年这个目标初步完成了，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中国这种建构基本全覆盖的医保这种速度和规模，坦率说震撼了世界。国际医学界有个比较权威的杂志叫《柳叶刀》，2012年就载文高度肯定中国医改的巨大成就。它这样说的，说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医保基本全覆盖。过去中国一直想学别人的经验，今天看来其它国家也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

中国医改的相对成功和美国医改的反复失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叫做中国的“人民民主”和美国的我叫做“资本民主”所产生的不同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的人民民主称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我觉得这三个形容词非常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中国标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比较人民民主和资本民主。

**那么所谓“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首先就涉及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何才能真正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多次讲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美国的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从两个国家医改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党制度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在中国的人民民主模式下，是党政体制的各个相关部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开展大规模的调研，最后形成共识。拿出新医改的方案，提出近期目标，有效地减轻居民的医疗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还确定了长远目标，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然后就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步一步地认真地付诸实践。

我们再来看美国这个部分利益党模式，下边怎么运作。**从一开始医改就陷入激烈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美国的政党、政客、议员都有意识地把意识形态偏好引入争论，经常把本来是简单的政策问题，变成一个政治立场、伦理道德的争论，变成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争论。**比方说全民医保变成了你要“强迫公民购买医保”，这就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个人选择自由”这条原则。确实后来好些美国的州就以这个借口，这个名头向最高法院告奥巴马医改方案，说你是“违宪”的。

**一个民主制度是否能够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以人民为中心。**我们还是以中美两国的医改为例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医改的利益攸关方是很多的。比方说在美国70%的医保是私营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提供的。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意味着什么呢？就在私营医保之外，政府要向市场提供一个公共医保的一个选项。这样就出现了公、私两种医保的竞争。那么这立刻就遭到了商业保险公司、私营保险公司的激烈反对。另外大家知道美国商业保险公司一般是要求进行体检的，它们可以已经存在的状况，比方说先天性的糖尿病等等，拒绝你的保险申请。这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奥巴马医改方案想终止这种做法，但立刻引起了商业保险公司的激烈的反对。

你看中国也是的，中国实际上它也有各种利益团体和机构，比方医疗零售业，有数十万家零售商店，有近万家各种各样的制药厂家，也有不少商业保险公司，也有各种各样的各种类型的医院，包括私立医院等等。但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机构也是实现医疗全覆盖的利益攸关方，我们的改革方案也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人民民主的模式特点是坚持以人民的整体利益为归依，同时兼顾各方的正当利益和利益诉求**。**然后通过广泛的调研，广泛的协商，最后尽量找到各方利益的汇合点，然后拿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大概是这样的做法。

中国的利益攸关方也可以通过各自的渠道，包括行业协会的报告，包括组织研讨会、座谈会，包括通过两会代表上书，等等，反映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但中国人民民主和美国资本民主最大的不同是，在中国利益攸关方不可能通过游说组织来阻挠改革进程，更不可能操纵中央最后的决策过程。**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等利益团体，可以通过赞助各种游说公司来影响国会议员的态度，来影响国会讨论问题的议程设置，甚至影响最后的相关的决策。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中国像医改这样的大问题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相关部门负责推动的。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实际上也是政府负责医保这一块的。但在美国这类事情都属于叫“立法问题和司法问题”。**研究美国政治的人的都知道，今天美国国家叫“治理的司法化”，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顽疾。**“治理司法化”不仅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这个过程最容易被高度组织起来的各种利益集团所俘获。**大家是否知道，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是个什么样的篇幅，有多少页，你们知道吗？2000多页。那么这还只是医改法案的本身，具体执行的方案有多少页？2万多页。为什么这么长？这很大程度上就是治理司法化带来的。英国学者斯泰恩·林根他就讲过，他叫做“立法失控”，就盘根错节的各种利益集团竞相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都要得到照顾，而且都要成为法规的一部分。结果法规条文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冗长。对于律师来说，对会计师来说，对法庭来说，对他们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就越大，那么这些行业本身也是美国巨大的利益集团。**奥巴马医改方案被很多美国人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方案如此之复杂，如此之难懂，实际操作中光是律师的成本就不得了，就是天价。**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民主制度能否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还要看人民能否参与决策，参与立法，以及如何参与。**大家知道，在西方所谓民主一般是仅限于通过投票产生政府，产生政府领导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涉及民众参与决策或者参与立法。这就是熊彼特的理论，也是今天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理论。人民的任务就是通过投票产生一个政府，但不直接拥有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利。因为熊彼特认为，古典学说中那种“人民统治”是不现实的。

我曾经在过去的一个讲座中讲过，我引用当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学者做的一项联合研究，这个研究比较了1981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制定的1800多项政策，报告得出个结论是，这些政策几乎都是由代表商业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制定的,而基层民众组织和普通公民对决策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如果后者与前者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后者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不是美国民众不想参与，不想影响决策，而是说，这些民众和高度组织起来的，代表特殊利益的游说组织相比，他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中国政治学者王绍光曾经就中国医改决策程序和过程写过一本专著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他这本书总结了中国医改过程中如何对普通群众意见进行归纳，进行汇集，如何对各种智库的意见进行归纳，进行汇集，还分析各个利益团体的参与过程，以及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如何整合，如何协调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后在2008年推出了一个《关于深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短短十天内，一共收到各类建议和意见35929项。最后2009年公布的版本，最后版本与2008年征求意见稿相比，一共修改了137个地方。实际上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在中国比比皆是，上至党中央、全国人大、每年的两会，下至基层单位，许多决定都是经过这样好几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正因为经过这样反复讨论和论证的过程，总体上我们多数决策的质量更高一些。这和美国小圈子里决策，然后雇佣公关公司向公众出售或者兜售他们的决定，英文叫做Sell to the public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久前，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民主决策和民主立法，我专门去了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做了一些调研。为什么要去这个街道呢？因为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建在中国最基层的叫“立法联系点”。这个点的做法很值得介绍，我是真的希望美国人来好好看一看，学一学，了解一下中国人民民主是如何运作的，这无疑是一种中国智慧和中国创新。**中国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如何才能使立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这种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也就是人大在立法的最初阶段，就把相关法律的草案，拿到中国社会最基层，直接听取百姓的意见，听取基层专业人员的意见。我去调研之前看了一些材料，带着一些问题。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全国人大要把这个点设在上海，设在你们这个街道，而不是设在其它地方？**那么街道党工委的同志跟我说，全国人大法工委其实在全国它选了四个点：上海、江西、湖北、甘肃，是2015年做的决定。那么这些点大致可以反映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类型的城乡状况。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可以说是中国发达板块大格局的一个缩影，它既有许多传统社区，也有许多大型的现代社区，它商务功能比较发达，企业类型比较齐全，司法资源也比较丰富，街道的实有人口是8.74万，其中有1/4为境外人员，也就是2.2万人。所以我们的相关法律制定过程中，还听取境外人士的意见，这个在西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律一般比较枯燥，法律文书有时候像天书一样，谁也看不懂。老百姓能够搞懂吗？老百姓真的有兴趣参与吗？**那么这个街道做法就是他们把法律文书的语言，一定要首先通过专业学者的帮助，转化成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进行解释。人大常委会对他们有明确的要求，一定要听到最基层的声音，要把群众的意见原汁原味地反馈给人大常委会。群众讲的大白话，只要有价值，你们就要把它把这些大白话汇集起来，我们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叫最真实的民主。那么群众一旦搞懂了法律，他会很积极，他们对于自己意见可以直达中央，往往非常自豪。当然这个街道也广泛听取基层各类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立法联系点”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如何确保它不是一个花架子，而是真的能够反映基层意见的一种实体？这个联系点的运作方式叫做“一体两翼”。**所谓“一体”就是街道党工委牵头，人民群众为主体。所谓“两翼”就是顾问单位为一翼，顾问单位包括地方人大、地方法院等等。另外一翼就是街道专家，它叫做“人才库”，里边有学者、专家、律师等等专业人员。那么街道组织了250多名叫信息采集员，设立了80多个信息采集点，**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叫做“一二三”，一指的就是街道，从人大法工委拿到法律草案以后，要提前一个星期送交给信息员。**然后要帮助信息员掌握征求意见的要点，然后再由信息员去收集基层的各种反馈；**二就是要召开两种类型的座谈会：一类是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群众的；一类是相关专业业务人员的**。每一类座谈会都要形成综合性的意见；**三就是每个法律草案的讨论，至少要召开三场以上的座谈会**。这是我问他们的三个问题。

**我的第四个问题是：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从2015年成立到今天应该是四年了，你们一共经手处理了多少法律草案？他们告诉我一共“受理”了30部法律草案，包括《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慈善法（草案）》、《民法总则（草案）》等等。**坦率地讲，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你们提出的意见管不管用？究竟有多少被上面采纳了？能不能给我举一些例子？**他们跟我这样说的，前后一共归纳整理各类意见480条，他们特别自豪地告诉我，其中25条被全国人大法工委不同程度的采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他们给我举一些非常生动的例子，比方说《反家庭暴力法》。**这草案发下来之后，信息员马上联系各方的意见，征求各方的意见，然后把各种信息汇总报告上去。老百姓的话都是很直白的，比方有一个市民说，现在的家暴不仅仅是老公打老婆，大人打小孩，还有子女打老人的。但现在这个文件里通篇强调都是对妇女儿童的保护，谁来管管我们的老人？另外一个市民说，按照农村人的传统观念，妻子被打是家丑，再怎么样也不会告诉外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本人或者近亲属申请保护令怎么操作呢？这些意见就原汁原味地报上去了。**最后人大通过的法律中采纳老百姓的意见，增加了反家暴中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关于谁可以申请保护令，也做了修订。原文写的是只有受害者及其近亲家属可以申请，现在它的范围扩大到了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团组织。**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电子商务法》草案。**因为中国电子商务现在是绝对引领整个世界潮流的。所以我想中国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未来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的。这个街道的立法联系点它反映了这么一个意见，说电子商务平台要履行好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一旦客户与商家发生纠纷，这个平台要能够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和地址。否则的话，客户有权向平台要求赔偿。这个意见也被上面采纳了。

所以我简单归纳一下我刚才讲的，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了两点，我用两个案例：一个是中美两国医改的比较；另外一个是中国人大在上海虹桥街道建立的立法联系点。解释了中国人民民主的一些特点，而且和美国资本民主进行了对比。**我得出的结论是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的人民民主属于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美国的资本民主属于不那么广泛，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管用，至少许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很像我们每天新闻里看到美国发生的恶性枪击案，人死的越来越多，然后是点蜡烛，放一束花，政客呈无比悲痛的状态，媒体表示强烈的谴责，但美国的立法机构美国国会永远无动于衷，我行我素。整个程序走完，第二天枪击案继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在人民民主模式下，像这一类问题如此容易定性，如此容易解决，在资本民主下，100年都解决不了。我刚才又想象了一下，如果我们把奥巴马2000多页的医改方案拿到上海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来征求一下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我可以想象，第一条意见大概就是“哪能好嘎长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就是怎么能够这么长呢，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其实欺负老百姓不就是资本民主的最大特点吗？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5月25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